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十年燈



(台湾)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

十年灯

二



第九回 幽灵谷群豪陈尸

且说胡子玉听许狂夫叫自己不要说出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的真正藏处，不如将计就计，一笑说道：“贤弟差矣，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白朋友既然已得‘日月宝录’，你我此生皆非其敌，何必枉赔了性命？”

许狂夫闻言一怔，暗忖这话却不像胡子玉平时的为人啊，他是一个直心肠的汉子，也不将胡子玉的用意细想一想，便喝道：“胡四哥，即使你说了出来，便能望他饶了你我的性命么？”

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这要看白朋友如何决定了，如果他想要‘天香三宝’，尽归一手，便应该放了我们俩，如果他不要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嘿嘿，我们俩，将命赔上，又算得什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以眼斜睨白冲天。

白冲天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的条件，倒提得实惠啊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当然，我们俩岂是怕死之人？你如以死相胁，却是打错了算盘！”

白冲天满面阴笑，道：“然则我以生相诱呢？”

胡子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白朋友，那就要请你先解开我的穴道再说！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知道，自己虽然苦练了“日月宝录”八年之久，但因为得到“日月宝录”之际，足筋已被挑断，真气难以为继，是以始终美中不足，未竟全功，侥幸仗着姬子洛的名

SA166/28

头，在“丹桂山庄”上，将参加“丹桂飘香赏月大会”的群豪慑住，夺得了“拈花玉手”，但是那“夺命黄蜂”和“驻颜丹”，却另有妙用，能够得到手中，更是奇妙无比，无人能敌。

所以虽然此时，是他占尽了上风，但是胡子玉要他将穴道解去，他竟是不能不从。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也不怕你再弄花样。”中指疾弹而出，“拍”地一声，弹中了胡子玉的肩头，已然将胡子玉的穴道解开。

胡子玉足一伸，真气运转，舒通了筋脉，道：“贤弟，我们，已在武林中称雄多年，也该封刀退隐了，那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，要来无用，不如将埋藏的地点，讲给他听了吧！”

许狂夫悻悻然道：“自然由胡四哥决定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那两件宝物，就藏在‘幽灵谷’口，一块心形的大石之下！”

白冲天道：“胡老四，不是我不信你所言，你却要和我一齐前去，若是想凭一句话，便将我遣出千余里外去，岂非做梦？”

胡子玉哈哈笑道：“当然我们要与你一齐去走一遭，但得宝之后，你若是再敢对我们下手，我们还另有办法！勿谓言之不预！”

其实，胡子玉此时心中，对于如何可以胜得过白冲天，根本是毫无把握，他所说的话，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想将白冲天稳住而已。

白冲天道：“我若要取你们的性命易如反掌，但你们若肯将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献出，我也不会太为已甚，你们放心好了！”

胡子玉扬声大笑，态度镇静已极。这次，他和许狂夫两

人，能够免于死在七宝寺，可以说全是他出奇的镇静，令得白冲天摸不清他的底细所致，当下他来到许狂夫的身边，道：“贤弟，你还能行走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向许狂夫作了一个手势。

许狂夫知道他的意思，是叫自己说不能行走，则好由他一人陪着白冲天到“幽灵谷”去。但是许狂夫也知道此去“幽灵谷”，仍是凶多吉少，怎能由他一个人去犯此奇险？因此咬牙道：“当然能走！”

胡子玉见自己的手势，做得再明显也没有，许狂夫再笨，也应该可以领会，但是他却仍说“能走”，刹那间，也明白了他不欲自己一人犯险的道理，对于许狂夫的这份友情不禁大是感慨。

当下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贤弟既然能行，我俩便慢慢地上路吧。”

许狂夫苦笑道：“胡四哥，你不怪小弟执拗，定要和你一齐前去吧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，你这一份盛情，愚兄心中，实是极为感动，焉有怪责你之理！”

他们两人，生死与共，侠义相交，肝胆相照，这一份交情，在“白鹰”白冲天这种只顾自己，心狠手辣的人想来，是最不可理解的事，因此听得两人交谈，绝想不到两人是要同生共死，心中反倒陡地起疑，以为两人是在设计密谋什么，捣他的鬼。因此冷冷地道：“胡老四，许朋友脚上负伤怎能赶路？不如将他留在七宝寺中，慢慢养伤吧！”

胡子玉本来就不欲许狂夫一起前去，因为他对白冲天所说，那两件异宝，埋在“幽灵谷”的那番话，原是鬼话，他打的算盘，乃是此去“幽灵谷”，千余里路程中，或者有可以逃

脱的机会。

真要是走在路上，一点逃走的机会都没有，则到了“幽灵谷”口，他还可以有一个极佳的逃走之机，但是，如果许狂夫在身边的话，对于他那些计划的实现，却是大有妨碍，因为许狂夫的内外伤，皆甚是沉重，必需照顾他的行动。而刚才他因为看出了许狂夫对自己的那一份同生共死的交情，所以才毅然答应！

此时，听得白冲天如此说法，却是正中下怀，然而又怕白冲天变卦，反激道：“白老大，你不怕许狂夫事后伤愈，来寻你报仇么？”

白冲天被胡子玉一激，哈哈笑道：“凭他这两下三脚猫功夫，若一生寻我报仇之念，便是进鬼门关的日子到了！”

许狂夫的“神钩铁掌”，再加上“无风燕尾针”，三样绝技，在武林中也已可称雄一时，白冲天的话，可以说得是狂妄已极。

但是白冲天八年来，于长白山中，精研“日月宝录”，此际武功之高，也确是罕有其匹，也难怪他讲出这样的狂话来。

当下胡子玉打蛇随棍上，也“哈哈”笑道：“许贤弟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要是什么时候活得不耐烦了，不妨一兴报仇之念，如今还是好好地在这里养伤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！”

许狂夫满腹悲愤，道：“胡四哥，然则你一个人去了！”

胡子玉心中也自黯然，道：“愚兄一个人去了，许贤弟，你好生养伤，多多保重！”

两人虽是生离，却宛如死别！

白冲天在一旁等得不耐烦，叫道：“还不快走么！”

胡子玉身形一闪，便跃出了丈许，道：“谁说不走？”

白冲天如影附形，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，两人一先一后，

出了庙门，各自施展轻功，一转眼间，便来到那绳梯处，向下一看，那绳梯只不过向下布展三五十丈，便已全部断去。

白冲天道：“胡老四，你左足已跛，这样陡峭的山，你怎能下得去？要不要我负你下去？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白朋友也未免太小觑胡某人了，我们不妨就在此处下山如何？”胡子玉所指之处，乃是明镜崖最陡峻的地方，那地方岩石直上直下，兼且平滑如镜，实是无法下落。

白冲天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你想不要自己性命，‘夺命黄蜂’和‘驻颜丹’两件异宝，却还在你的身上，还不想你就死哩！”

胡子玉冷冷地道：“多谢盛情！”

两人转过了前山，来到了后崖，那后崖虽然仍是一样险峻，但是总比前面好了许多。胡子玉自从一离庙门之后，无时无刻，不想逃离白冲天的掌握，但是却一点机会也没有。在陡峭无比的山峰上，攀援了两个来时辰，才到了山脚下，却又是同时到达，胡子玉一到山脚下，并不停息，便向前蹿去，可是无论他身法如何快疾，白冲天总是紧紧地跟在身后。

这一天，他们共行出了近二百里，夜来宿在旷野之中，胡子玉知白冲天一定刻刻提防，因此放胆甜睡，第二天，却又走得甚慢。

但不论是快是慢，一样没有逃走的机会。

在路上六天，胡子玉等于是被白冲天押着一样，来到了“幽灵谷”。

“幽灵谷”口，胡子玉隐居时的那座小酒店，仍然还在，来到了近前，白冲天冷笑道：“胡老四，已到地头了！”

胡子玉听出他这“已到地头”四字，语含双关，一则是说已然到了“幽灵谷”口；二则是说，如果自己取不出那两件异

宝的话，自己的性命，也已然到了地头。

当下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已到了地头了，我在此谷口，隐居十年，以小酒铺维生，铺中谅必还有些陈酒，白朋友如有兴致，何不去喝上三杯？”说着，不等白冲天答应，便身形如飞，一溜灰烟也似，直向酒楼内射了过去。

白冲天嘿嘿冷笑，这时他已然看出，胡子玉心中，另有花样，但是他仗着一身本领，并不怕胡子玉弄玄虚道：“喝上三杯，也是好的！”真气一提，猛地向前一跃，胡子玉的身形本已快到了极点，但白冲天后发先至，反倒赶在胡子玉的前面。

两人正待跨进铺子里去，忽然见那几张已然破败不堪的桌子上，竟有一人，伏案而睡。

两人见了，不觉全是一呆，只听得那人喃喃道：“壶中日月长，醉里乾坤大，胡老四，你存的好酒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，抬起头来，“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好哇，化子在这偷酒喝，主人倒回来了，这位是谁啊？”

胡子玉定眼一看，那人背上，负着一只朱红葫芦，衣衫褴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“穷家帮”中的高手，“酒丐”施楠！胡子玉一见施楠在此，立时计上心头，道：“施化子，要喝酒，尽管放量喝，何言偷与不偷？来来来，我给你引见一位朋友！”

施楠翻起眼睛，向白冲天望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是好朋友我才要结识，若是什么扁毛畜牲，却不管他是红是黄，是黑是白，化子一不高兴，就给他来个不理不睬。”

敢情“酒丐”施楠，未等胡子玉介绍，也已然认出了跟在胡子玉身后的，是“长白”高手白冲天，是以前根据白冲天“白鹰”的外号，恣意取笑了一番。不过“酒丐”施楠，虽然知道那人是“白鹰”白冲天，却不知道假扮“幽灵”姬子洛的就是他！

胡子玉“嘿嘿”干笑两声，道：“敢情你已然认出来了，可是你却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位白朋友，如今已然改名——”

他本来想要当着施楠的面，把白冲天的秘密道破，但是只说到此处，便觉得背后突然一股大力，压了上来，背后的“灵台穴”，已然被“白鹰”白冲天倏地伸出手掌，按了个结实。

胡子玉知道自己再向下说去，白冲天只要内力一吐，自己便性命难保！

难得“酒丐”施楠在此出现，对自己脱离白冲天的掌握，又多了三分可乘之机，若是就此死去，岂不冤枉？因此连忙改口道：“施化子，你是一人在此独酌，还是在等什么好朋友？”

“酒丐”施楠见胡子玉话说了一半，便突然改口，心中便大是起疑。

但因为白冲天一进来，便满面阴沉，站在胡子玉的背后，此时倏地伸手，把胡子玉制住，他也没有看出来，虽是心中疑惑，但是却也想不到事情如此重大，道：“胡老四，猜得不错，我确是约了几个朋友，但是不是什么好朋友，说不定见面之后，一言不合，还有得架打哩！”

胡子玉听了，心中又是一喜，因为到的人越是多，自己便越有可乘之机，便道：“是哪几位朋友，可以见告否？”

施楠道：“当然可以！”端起酒杯，“吱”地喝了一大口酒，道：“他们一到，‘幽灵谷外’也可以算是冠盖云集了。一个是‘三绝先生’公冶拙，一个‘五湖龙王’萧之羽，尚有一双夫妇，乃是‘玉龙’龙倚天和‘滇南一凤’冷翠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口中所说的那些人名，可以说全是方今武林中，一时俊杰，胡子玉心中更是暗喜，道：“确是盛会，但不知有何事情？”

施楠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不过要到‘幽灵谷’探一探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谷中‘此谷已封，妄入者死’八字，你们难道视若无睹？”

一言甫毕，忽然听得身后“铮”地一声金铁交鸣之声，一人喝道：“怕死的，并无人强他人谷！”

胡子玉和白冲天一起回头来看时，只见一个劲装中年男子，面如敷粉，神态飘逸，横剑当胸，刚才那“铮”地一响，想是他拔剑而发。

在他身旁，站立一个三十左右的少妇，柳眉含威，檀口带俏，生得极是美丽，可是眉宇之间，却带有三分肃杀之气，令人望而生威！

这一男一女，不问可知，正是“玉龙”龙倚天和“滇南一凤”冷翠了。

胡子玉趁现身之际，低声道：“白朋友，我们是现在去取那两件异宝，还是等一会？”

白冲天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等那些人到齐了，我将他们一一打发了也还不迟！”

胡子玉就是要白冲天讲这句话，若是他提议等一会去取宝物，则白冲天可能立时逼他去取，这便是胡子玉的聪明之处。

当下又低声道：“如此，则请白朋友松手，我们坐了下来，免得他们起疑。”

白冲天心想胡子玉所言，也极是有理，手一松，两人在身旁的一张桌子上，坐了下来。

“酒丐”施楠已然和龙倚天、冷翠两人寒暄毕，道：“两位在路上，可曾见到公冶拙与萧之羽？”

“玉龙”龙倚天将长剑向桌上一放，道：“未曾见到，但想

必他们也要到了，施朋友，武林中对那‘幽灵’，可又有什么新闻？”

施楠道：“我偶游五台，曾在明镜崖下，见了不少彩扎红灯，大约他曾到过七宝寺一行。”

一言甫毕，门外已有一人接口道：“施化子讲得不错，‘木肩大师’已然遇害了！”一人飘然而入，轻袍鹅冠，面容清癯，身躯颀长，长髯飘飘，正是黑道第一奇人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！

施楠像是吃了一惊，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你何以知道‘木肩大师’已然遇害？”

公冶拙目光如电，向胡子玉望了一眼，一看到“白鹰”白冲天也在，心中不觉大是奇怪，“嘿嘿”强笑数声，道：“有人上七宝寺去有事，但前崖绳梯已断，千辛万苦，从后崖翻上山去，曾发现‘木肩大师’已然遇害，满寺僧人，也尽皆走散。此事武林中已无人不知，你终日在醉乡之中，是以不知。”

胡子玉心中记挂着许狂夫的下落，忙问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除‘木肩大师’而外，另有他人遇害么？”

公冶拙道：“尚有一个老僧不知何人，除此以外，别无他人！”

胡子玉松了一口气，知道许狂夫必然已经离开了明镜崖，只见“三绝先生”走了过来，在白冲天的对面坐下，双眼精芒四射，道：“白朋友脚伤已愈了么？”

白冲天冷冷地道：“多谢记得。”

公冶拙也不知道，如今白冲天的武功，已然在他之上，只觉得他突然在此出现，事属可疑，道：“朋友久隐复出，必有所图？”

白冲天仍是冷冷地道：“岂敢，焉能有列位这般雅兴，结

伴同探‘幽灵谷’!”

“三绝先生”道：“白朋友不想与我们同行?”

白冲天道：“我不知各位进谷何事，跟去作甚?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道：“‘幽灵’姬子洛，言而无信，我们深觉此事可疑，故此怀疑有人假冒他的名头，是才想同人‘幽灵谷’，探个明白，白朋友既然久隐复出，何不趁此扬名?”

“白鹰”白冲天“嘿嘿”冷笑，道：“名头可以假冒，难道武功也可以假冒得么？你们入谷，何异送死，‘幽灵谷’的冤魂，还不够多么？”讲罢，哈哈大笑，分明未将众人放在眼中！

众人之中，“酒丐”施楠，游戏人间，突梯滑稽，公冶拙城府极深，不露声色，胡子玉当然更不会出声，只有龙倚天和冷翠两人，忍不住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公冶先生，你与这等人挑断足筋，若不是跪求饶命，早已一命归西之人，多讲什么?”

白冲天的足筋，被“崆峒三剑”挑断，这件事，乃是他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，最不愿提起，龙倚天此言一出，白冲天立时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，“姓龙的，‘滇南一凤’年纪轻轻，你难道要她守一生空帔不成?”

这几句话，刻毒轻薄，兼而有之，“玉龙”龙倚天如何忍受得住。

手一探，已然将桌上长剑，抓在手中，手腕一震，那柄长剑，便震得“嗡”地一声，剑花朵朵，喝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让开!”

“酒丐”施楠拍手笑道：“胡老四，我说如何？戏文又开场了也!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一见龙、白两人，动手之势已定，他乐得在一旁闲看，立即退过一边，白冲天左手一伸，按了胡子

玉一下，低声道：“胡老四，别走！”回过头来道：“姓龙的仗剑在手，如何还不进招？”

龙倚天道：“总不能欺你残废之人，你快亮兵刃，龙大爷还可以让你三招！”

白冲天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姓龙的，白大爷坐在此处，三招之内，不叫你变成泥鳅，便不姓白！”

一旁只有胡子玉知道白冲天并非在吹大气，施楠和公冶拙，虽然觉得事情有异，但是却还料不到真实的情形，施楠更是笑道：“玉龙变泥鳅，秃头鹰好大的口气哇！”

“玉龙”龙倚天再也按捺不住，一声长啸，手腕一圈，长剑劈空，剑尖颤出七八个小圆圈，一招“群龙戏水”已然向白冲天当胸刺出！

白冲天果然仍是端坐不动，一等剑到，右手中指，突然向外一弹。

“玉龙”龙倚天的那一招“群龙戏水”，招式之精奥，实是叹为观止之着，而白冲天的那一弹，看来却平淡无奇，乍一看，剑锋过处，白冲天的右腕，非被长剑削落不可！

但是，虽然剑光缭绕，白冲天的手指，却在一弹之后，穿进了严密无比的剑光，“铮”地一声，正弹在龙倚天长剑的剑背之上。

龙倚天那么精奥的一招“群龙戏水”尚未使全，便觉得一股大力，自剑上传过，直冲肩头，半边身子，为之酥麻，手一软，长剑几乎脱手，那一招的下半式，便再也没有法子展开，心知不妙，待要后退时，手中一紧，只见白冲天略一欠身，双指一挟，已然将龙倚天的长剑牢牢夹住。

只一招之间，两人便已然分出了高下，众人不禁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，“滇南一凤”冷翠一声娇叱，两柄柳叶刀，舞起

团团银花，疾冲过来，可是白冲天只是一缩手，将龙倚天拉得向前踉跄跌出一步，再向外一挥，竟将龙倚天挥出，向冷翠的两柄柳叶刀迎去，冷翠急忙收住刀势时，刀尖已然在龙倚天的肩头上，划出了两道又深又长的口子！

白冲天哈哈长笑，道：“‘滇南一凤’和‘玉龙’素来极是恩爱，为何亲手杀夫？”“啪”地一声，将他夺在手中的一柄长剑，捏成两截，手向外一扬，两截断剑，一齐电射而出！

其时，冷翠正在看视夫婿的伤势，心中极是难过，而龙倚天又在重伤之余，白冲天出手又快，他们全然不备，两截断剑，一起透胸而过，“咕咚”，“咕咚”，倒于就地，已死于非命。

他们千里迢迢，由滇南赶来此地，竟然在两招之间便已遭了白冲天的毒手。

“酒丐”施楠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，一见白冲天出手，功夫竟然如此了得，心中都不禁骇然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心中一动，猛地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刹时之间，他也已明白了假冒“幽灵”姬子洛之名的，乃是白冲天！

白冲天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！”

正在此际，又见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一到便见冷翠与龙倚天尸横就地，不由得一愣，一抬头，看到了白冲天，正目中隐射凶光，望着公冶拙，那种目光，他觉得熟悉已极，猛地里想起在“丹桂山庄”中，自己出外闲步，所遇到的那个蒙面人来，当时那蒙面人的目光，正是如此，令人一见而终生难忘，不由得也脱口说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白冲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都认出来了，如今可以不必到‘幽灵谷’内去了吧？”

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后退一步，道：“白朋友，想不到你武功大进了啊，姬朋友呢？”

白冲天道：“他若不是尸横‘幽灵谷’中，怎能容我借他之名？”

公冶拙道：“他是死在你手中的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又向后退开了些。

白冲天对公冶拙的这个问题，避而不答，突然倏地站了起来道：“别走，今日在此的，一个也不要想走开去！”

“酒丐”施楠和公冶拙刚才亲见他杀死龙倚天、冷翠的手段，知道他这话虽然意含恫吓，但是却也不全是虚话，与萧之羽三人对望一眼，已然并肩而立，准备应付这个强敌。

白冲天此时虽然武功已然全在这三人之上，但是一下子要同时应付三个一等一的高手，也是一样不敢大意，才一站起，双手一掀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将那张桌子掀翻，带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大力，直向三人飞去，人也跟着向前扑出。

胡子玉一见白冲天已然发动，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再要不走，更待何时，身形一晃，烟也似地向后退了出去，一闪再闪，人已在十余丈开外。

白冲天因为面对强敌，一时不察，竟然被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从容溜走！

却说白冲天那一扑，已然将他八年来，在“灵长观”侧面的石屋之中所习的“日月宝录”中上乘功夫，使出了八成，力道大，无以复加，尚未扑到，那股大力过处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铺子已被摧塌，只听得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一声大吼，刚要越众而出，白冲天身形暴涨，手起处，五指如钩，已然向萧之羽一爪抓下，萧之羽背一缩，反射出丈许去，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已然悄没声息，伸指直点白冲天背后的“气户穴”，而

施楠则朱红葫芦向上一招，“嘭”地一声，将那张桌子砸成粉碎，四人一齐身形展动，来到了空地上。

白冲天这时候，已然发现了胡子玉趁机溜走，心中大是愤恨，但是此时的情形，却又不容得他去追，气纳丹田，朗声喝道：“胡老四，饶你跑上天涯海角，只怕也脱不了我的手掌心！”

一面叫唤，一面手下绝不怠慢，紧随着萧之羽，手在怀中一探，已然将“拈花玉手”抓在手中，但是却隐藏在衣袖之内，一掌向萧之羽拍出，萧之羽身形一挫，稳住了下盘，硬一抬掌，“呼呼”掌心，迎了上去，他满拟至多和白冲天对上一掌，怎知白冲天“拈花玉手”在此际突然出手。

这一来，等于是他的手臂，突然长出了半尺，萧之羽躲避不及，右腕已然被“拈花玉手”抓中，大叫一声，白冲天踏步进身，“拈花玉手”当头砸下，“五湖龙王”萧之羽叱声未毕，便已头壳破裂而亡。

其时，公冶拙和施楠，绝未停手，公冶拙剑光闪闪，一柄长剑，已然递到了离白冲天腰眼，不过半尺处，而施楠则朱红葫芦晃动，当臂砸了下来。这两人的攻势，何等凌厉，但白冲天却视若无睹，反倒好整以暇，“嘭”地一脚，将萧之羽的尸体，踢出老远，才突然反手一抓，向公冶拙的长剑抓到。

白冲天的这反手一抓，来得极是怪异，换上第二个，长剑便非被他抓中不可，但是公冶拙是何等样人物，早已料到他此一着，而且料到，他将长剑抓在手中之后，必然是向旁一拖，将自己去迎施楠的那一朱红葫芦，因此早已抖起长剑，看是向上，实际上却是向下一沉，疾向白冲天的左腿刺出。

白冲天一抓抓空，心中也自一凛，暗忖自己忍痛断腿，再次出道以来，无论遇到什么人，总是一招之间，便自得手，像

这样一抓不中的情形，却还很少见，可知“三绝先生”公冶拙的名头如此响亮，实非幸致。

一时也顾不得风声呼呼自背后砸到的朱红葫芦，顺着公冶拙的剑势，向下一看。望见公冶拙一剑，正向自己右腿刺来，心中不禁一笑，反手便是一掌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刚好将朱红葫芦托住，掌心内力疾吐，将“酒丐”施楠，震退几步。

白冲天的双腿，乃是铁铸的假腿，是以看到公冶拙一剑刺到，便绝不担心，专门去应付施楠，他打的算盘，本来不错，但是公冶拙的剑术，何等超群，“铮”地一声，剑尖刺在他的腿上，剑身反倒向旁一滑，就在刹那间，公冶拙已然知道了其间的奥妙，立即一抖手，在电光石火之间，改刺白冲天的腰眼。

那一剑的来势，飘忽轻盈，已到极点，白冲天刚将施楠震出，已然觉出腰际风生，急忙硬生生地一扭腰时，剑尖过处，已然在他腰际，划出了一道口子！

白冲天心中既惊且怒，猛地后退一步，嘿嘿笑道：“‘三绝先生’，好身手啊！”

公冶拙一剑，虽然在白冲天腰际，划出了一道口子，但是他心中的惊骇程度，实是无以复加！因为他那一招，由“灵蛇出洞”改为“老蚌含珠”，乃是他毕生绝学之中，最是精奥之着！

可是那么厉害的一剑，却也未能令对方重创，而只不过在他的腰际，划出了一道口子而已！可知对方功力在自己之上不知多少！

“三绝先生”心中惊骇，手上已然不敢大意，急挽剑花，将全身护住，但是白冲天“腾腾腾”向前连跨三步，“拈花玉手”幻成一片玉光，已然凌空划下。